

石黑一雄提供了跨文化交流和移民新文学的迷幻样本

□钟情

同是在日本出生的作家,石黑一雄很多地方与村上春树比较相像,热爱爵士乐,梦想当个音乐人。他的第一部小说《群山淡影》,主人公是移居英国的日本妇人悦子,因为处理自杀女儿身后事回忆起二战后在长崎的生活。《被掩埋的巨人》是借英国后亚瑟王时代的奇幻传说,阐述民族与个人面对历史宿怨时该如何在记忆与宽恕之间做出抉择。如果说《群山淡影》彰显的是“国际移民一种身份缺失之不可弥补的悲剧性”,那么《别让我走》探讨的则是伦理的冲突,一群克隆人的生活经历和他们作为人体器官捐献者的故事。不难看出,无论是时间、记忆、自我欺骗,还是伦理矛盾,他的作品中都有一种大的视野,他关注的是当下世界越来越普遍的问题,这也许是对他摘得诺奖的重要原因。

石黑一雄的移民身份也是各界关注的热点。全球化背景下,作家如何破解与创作母土之间的冲突?以《上海孤儿》为例,主人公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闻名全国的大

侦探,但他童年时期和父母一起生活在上海,始终忘不了在上海听说的一起失踪案。石黑一雄写一个英国人在中国的故事,对他而言是跨文化的生存。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会让人困惑以至于迷惘,但有些作家能寻到“和解”的出口,那就是自由。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在多次被问到回俄国的问题时,他说,“我永远也不会回去了。理由很简单,我需要的俄国的一切我都带着了:文学、语言和我自己在俄国度过的童年。”他带走的与其说是童年,不如说是可携带的母语。

纳博科夫19岁之前在俄国,38岁之前在欧陆,38岁去了美国,57岁后去了瑞士长住。他的《普宁》令我记忆深刻:一位俄国流亡的老教授在美国学府教书,与周围格格不入,同事嘲弄、妻子离开,他钻进故纸堆中,研究俄罗斯古典文学,聊以自慰。“没有童年生活的那种环境,任何地方都不令我满意……我一直长期积累微不足道的力量来迫使自己不再想俄国。不错,我摸爬滚打成了那诱人的东西——‘正教授’,可我心里我觉得自

己是个卑微的‘访问讲师’。我有几次对自己说,这是个好地方,可以永久安家了。可是,我脑子里会立刻响起雪崩的巨鸣声;雪崩卷走了成百处遥远的所在;我一旦做安家之举于地球的某一角,那些地方在我脑中就都被毁了。”可以说,“普宁”就是纳博科夫移民身份的困扰,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小说母土的再造。“一个没办过丧礼、没坟茔之地很难成为故乡;而没有童年、没有故居房子之地也很难成为小说母土。”纳博科夫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一下子就置身于美国最好的方面,置身于丰富多彩的知识学术生活中,置身于随和善意的氛围里。我把自己埋在美国的大图书馆里,置身大峡谷中。”显而易见,他是用贵族的素养和文学的自信成功跨越这种文化的沟壑。

回到被称为“简·奥斯丁和卡夫卡融合体”的石黑一雄,我们同样也看到移民作家的生存镜像——“一个穿着手肘带补丁的灯芯绒外套的普通人”,如何在文明的进程中向上求索,石黑一雄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交流和移民新文学的迷幻样本。“他不光在重述过去,他也在探索你为了作为个人或社会而活下去所不得不遗忘的一切(瑞典学院秘书长莎拉·达纽斯语)”,最重要的是使我们看到全人类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信心与悲悯。借用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的话说,“过分野心的构思在许多领域里都可能遭到反对,但在文学中却不会。只有当我们立下难以估量的目标,远超过实现的希望,文学才能继续存活下去。只有诗人与作家赋予自己别人不敢想象的任务,文学才得以继续发挥功能。”



10月5日,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日裔英国籍作家石黑一雄摘得桂冠。石黑一雄是谁?即便在日本,公众对他的名字也是非常陌生的。这位与拉什迪、奈保尔一同被誉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的作家,其作品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现代人生存困境冲突的悲情寓言

——读石黑一雄《别让我走》

□许民彤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石黑一雄,颁奖理由为“他的小说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揭开了存在于幻想中的地狱面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也有的译为“小说以巨大的情感力量,揭露了我们与世界虚幻联系下潜藏的深渊”。

有评论说,石黑一雄小说中的人物“面对无法改变的事情,只能耸耸肩,露出凄然的微笑。他笔下的主要人物通常是在充满规则的世界中迷失的人。制定这些规则就是为了使他们保持无知、易受控制”。这使人想到石黑一雄的略带科幻色彩的长篇小说《别让我走》。

《别让我走》讲述的是31岁的女主人公回首往事:凯西、露丝和汤米等孩子们在英格兰乡间的黑尔舍姆寄宿学校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被悉心照料着,起居饮食规律健康,无需学习社会事务。他们每天起床后,会整整齐齐地排好队,就像机器一样,挨个去领取一瓶鲜牛奶——是的,他们是克隆人。他们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持身心健康为社会精英们“服务”——捐献身体。生命的终极价值在这里被现实否定,他们被规划和被审批过的生命,过着被强制界定的生活。更为讽刺的是,当他们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是克隆人时,这些活得扭曲而卑微的人已经习惯了黑暗,他们不但不反

抗,还要为黑暗辩护,同时通过纵情声色享乐来逃避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无尽恐惧,“对你我这样的人而言,残酷的现实使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我们的命运交给那些身处世界之轴心、雇用我们的伟大绅士。”

这部小说的情节内容,可说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的最好注脚,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我们与世界虚幻联系”的惊人揭示与“潜藏的深渊”的真实存在。生活的虚幻形成了纯粹而完全的经验现实,构成文学的内在张力。

石黑一雄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故事?石黑一雄讲到我们生命中的人或非人的力量:我们小时候的记忆是被课本控制的。长大后,我们的记忆又被媒体、大众娱乐、历史书籍和博物馆所控制。在这样的无力下,如果努力奋斗也希望渺茫,你会奋力一击还是放任自流呢?“有时候人会面临重大抉择,你可以观察他此后的命运进程,事实上他的选择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喜欢这样的故事。”

的确是这样,在当代社会中,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和各种非人的技术或者控制的力量产生密切的联系,并深受其影响和支配。非人的控制力量这种复杂现象中,蕴藏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各种可能性。所以,石黑一雄通过他的小说,不仅表达了对控制之恶的忧思,也表达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

可以说,石黑一雄之所以能够获

得“诺奖”,是因为他的小说写作关心的是人类的普遍命运,反映人类的普遍精神问题,揭示人类普遍的生命存在冲突,所以,无论石黑一雄笔下写的是他潜意识中的回忆、追忆也好,还是身份的归属也好,是自我的追寻也好,还是生存的荒诞也好,这些都是文学表现的永恒的主题或母题,因此,石黑一雄的文学作品能够得到所有人特别是当代读者的精神认同和情感共鸣,在其作品中读者可以穿越时间与自己相遇。石黑一雄笔下的生存、困境是所有人的,石黑一雄的文学密码是现代人生存困境冲突的悲情寓言……

石黑一雄为我们展现了“生命的终极价值在这里被现实否定,他们被规划和被审批过的生命,过着被强制界定的生活”这样残酷的现实。在这样一个生存环境中,我们的一系列与生命、灵魂和精神有关的问题开始涌现出来,而伴随着这些问题而来的是烦心的焦虑、极度的苦恼,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产生的一种精神的不安,而这种不安和焦虑又激发了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寻找意义和价值的终极追问。这正是文学不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文学乃是自我的反映,人类投影于文学中,从中认识自己,唯有这面镜子向人呈现其自身的面貌……对此,石黑一雄的小说做了最好的诠释。

【第三只眼】

『轻世代』的明星恋情

在我10月8日下午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新浪微博还没有恢复正常,原因很简单,鹿晗在当天中午公布了他和关晓彤的恋情。对于这位流量小生来说,这并不令人意外。他和邮筒合个影,邮筒就能成为景点;他公开恋情,微博就为之崩溃,似乎也在意料之中。但让人意外的是,粉丝的反应竟然如此强烈,有刷屏怒骂关晓彤的,有悲伤过度粉转黑的,传说中,还有粉丝为此自杀,尽管其中有些已经证明是谣言。但即便这是谣言,我也已经有三十年没有听说过这种谣言了。

上一次听说有粉丝为偶像的恋情自杀,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个年代,刘德华宣布恋情,会有粉丝自杀;周润发宣布恋情,会有粉丝自杀。所以刘德华只能隐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端的明星制造业,经过四五十年的运作,渐渐洞悉了群众隐微的心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娱乐业的黄金盛世,造星和造神在目的和手段上渐渐趋同,婚恋于是成为碰不得的高压线,宣布婚讯和毁神是同义词。

2000年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越来越富裕,主流社会开始重塑婚姻家庭观念,让婚恋观念回归常态。明星恋爱结婚,会得到祝福;明星夫妻相处融洽,会同时提升双方的形象;如果生了孩子,会接到母婴产品广告;带着孩子上真人秀节目,还能提升父母的商业价值。多少过气明星,就是凭借一个可爱的孩子,再度咸鱼翻身。而社交媒体的出现,也让明星的神秘感开始消退,明星变成了一个可以直连到的人,他们的碎片消息遍地都是,他们的魅力也就没那么强烈了,他们的权威也就没那么大了。

就在我们以为这种情况已经不可逆的时候,鹿晗宣布了恋情,随后发生的粉丝惊变,真的是多年罕见。那就是说,在一切皆媒体的时代,其实也还是可以有明星封神,他们的权威,抵挡住了碎片信息的损毁,重新得到了确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一个未来感越来越重的时代,周围的一切都像是加了特效,变得庞大、奇幻、遥不可及,到处都是建筑奇观、金融奇观,过去的一切,都得加上“广义”两个字。竟有年轻人越来越觉得自己“轻”了,轻到无枝可栖,轻到可以把娱乐当做全部,轻到可以为偶像的恋情放弃生命,轻到可以制造出为偶像放弃生命的传言。

作家柏邦妮在看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之后,就曾借着这部电视剧说过这一点:终于看完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有几点感想,最主要的大概是这一世代的“轻”……生命在于体验,不纠结于成败,一次人生用完了再来一次,主角不会死亡,就像打游戏一样,可以反反复复,直到通关,这是“生命的轻”……故事里没有对凶恶长辈的反抗、对尊卑分明的阶层的反抗、对游戏规则的反抗、对所谓命运的反抗,都没有,基本上是逆来顺受,留待下一世,有一种“自我的轻”。

也许有一天,所有的人都数据化了,生活在赛博空间里,要什么有什么,进入“轻”的极致。但天道轮回,“轻”到一定的阶段,那些让人生变得沉重的事可能会再度来袭。

□韩松落